

粽香千里飘入怀

张永其

小时候对粽子的念想,是从邻居家那一锅粽子开始的。上世纪70年代末,村里相对较穷,一年到头,也就盼春节能解回馋。至于端午,能吃上粽子,那是想都不敢想的事。

有一年端午,邻居家包了一锅粽子。煮粽子的香味顺着风飘到我家,我们几个小孩一会儿借故跑过去闻味儿,一会儿爬上梯子,眨巴着眼,往他家灶房瞅,看着大锅里咕嘟咕嘟冒泡,馋得不停口水。

后来,热心邻居送来两个粽子,真不是人家小气,他们包得也不多。粽子还烫手,我们谁也舍不得下嘴,先凑近细细闻香。父母掰开粽子,平均分给我们兄妹。我们想把半个留给父母,可他们死活不要,只是在一旁笑着看我们吃得津津有味。

我的家乡唐县素有“大枣之乡”的美誉,当地红枣个大皮薄。粽子虽

只放了一颗枣,那甜味、枣色却浸透了半个粽子,咬一口,香糯甘甜,可惜也就刚够塞个牙缝。

我当时跟母亲嘟囔:“啥时候粽子能吃个饱?”

母亲说:“会有那么一天的。”

后来我陪父亲在石家庄住院,那个曾经顶天立地的汉子早已形容消瘦,他提起这事,竟像个孩子似的哭了,边抹眼泪边说:“都怪我没本事,连个粽子都不能让你们吃饱,心里亏得慌。”其实,那年头家家如此,可父亲一直把这事搁在心里。

到了上世纪80年代末,我当兵前,家里日子好过多了。母亲当年期许的生活,早已成为日常,端午吃粽子早不算稀罕事。母亲心灵手巧,每到端午节,手指翻飞间,铺叶、填米、塞枣、捆扎,粽子像变魔术一样,变了一个又一个。照老规矩,粽子要焖煮一夜,她说只有这样,米香、枣香和叶香才能彻底融在一起。刚出锅的粽

子,一人能吃三四个,屋里的筐摆得满满当当,像个小山。母亲一向节俭,吃完的粽叶洗净晒干,捆好留着明年再用。

那时候,端午前后正值高温与麦收。家里没冰箱,母亲就把粽子放进篮子,盖上湿毛巾,吊进三米多深的地窖里。那地窖冬暖夏凉,像个天然大冰箱,全是乡亲们琢磨出来保鲜的土办法。割麦、运麦、打场,全是重活,还得抢着晴天干。人整天累得直不起腰,肚子早就饿扁了。这时候,粽子就是唯一的“硬货”。天热忙活一天回来,吃口冰凉软糯的粽子,用现在的话说就是——幸福感爆棚。

后来我去南方当了兵,转业后留在江南的城市。城里的粽子花样多了:豆沙的、肉的、咸蛋黄的等等,品种丰富,风味独特,我也爱吃,可心里最钟情的,还是老家的枣粽。

这几年,新农村建设一年一个样,麦收全部机械化,冰箱早已飞入寻常

百姓家,吃粽子也不再是端午的专利,随吃随包。

一直以来,母亲总觉得我在外头吃不到家乡的粽子。每次回家,她都要亲手包一大锅。别人多次劝她,你都快九十岁了,别包了,吃点别的也一样。但母亲每次都摇摇头,摆摆手,满是青筋的手又去拿粽叶:“孩子喜欢,他一年在外吃不上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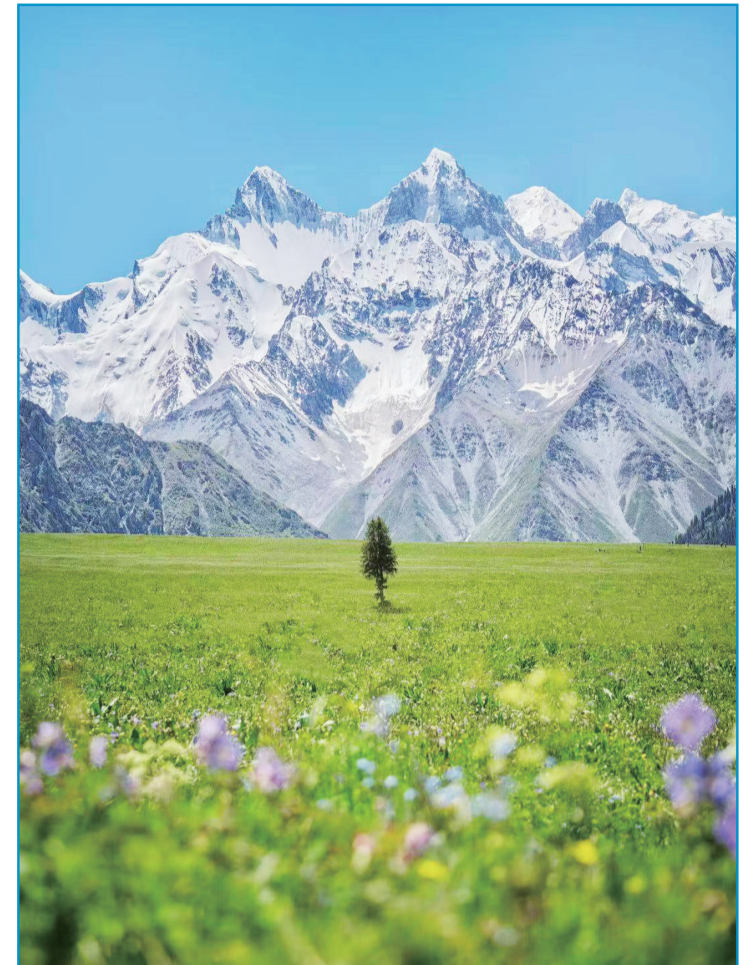
其实,这几年我爱人也学会了包粽子,但我没如实告诉母亲,就是想让她看我回家吃粽子时,那副狼吞虎咽满足的样子,那是她最开心,也是最幸福的时刻。

每次返程,母亲总会在我行李箱里塞几个粽子,叮嘱我:“到家了先上锅蒸蒸,坏不了,能多吃一阵子。”

又是一年端午到,母亲打电话:“啥都备齐啦,就等你回来吃了!”

隔着电话,那缕缕粽香仿佛已翻山越岭,钻入了我的肺腑。

(作者单位:上海市统计局)



远山

马思蕊 摄

翠涧牧歌

易斌 摄



杨梅红

徐天翔

芒种过后,温州的街巷里渐渐飘起杨梅的清甜。街边果摊上的红果颗颗饱满,望着这一抹熟悉的嫣红,思绪总会不由自主地飘向城郊的大罗山。那片青山之下,外婆家后院的几棵老杨梅树,藏着我整个年少盛夏的味道,也系着一份咫尺却难亲近的乡愁。

外婆家依偎在大罗山山脚,几棵杨梅树是外公早年亲手栽种的。历经数十载风雨,枝干遒劲,浓荫覆着半座小院。儿时最盼初夏,天刚蒙蒙亮,山间还萦绕着薄雾,叶片上的露水凝而未落,大人们便扛起竹梯,拎起竹编果篮,开始一年一季的采摘。竹梯靠在树干上,发出轻微的“吱呀”声响,长辈们扶稳梯身,小心翼翼地够高处的果实。我年纪小,爬不上高枝,便守在树下,踮着脚捡拾掉落的杨梅。指尖触到果皮,凉润的水汽扑面而来,咬上一口,饱满的汁水瞬间溢满口腔,酸意清爽,甜意绵长,是山野独有的本真滋味。

摘杨梅从不是户人家的乐事。果子熟了,邻里之间便互相招呼,你送一篮,我分你一捧。树荫之下,大人们坐着闲话农事与家常,果香混着山间清风、林间蝉鸣,寻常的农家小院便氤氲着温热的烟火气。外婆总说,大罗山的丁香杨梅扎根百年,山民守着果树,也守着彼此相熟的温情。那些年的夏日,一树红果,便是全村人共享的欢喜。

长大后,虽仍留在温州工作,与大罗山相隔不远,不过短短一段路程,可由于日复一日的忙碌,我却很少再腾出工夫踏上那片熟悉的山野。平日里穿梭在街巷楼宇间,偶见杨梅便心生惦念,也只能等到逢年过节,才抽时间回山上一看。每次归来,后院的杨梅树依旧枝繁叶茂,年年如期挂果,只是树下忙碌的身影渐渐添了岁月痕迹。青山未改,梅香依旧,时光却悄悄带走了年少的顽皮与肆意。

如今再放眼大罗山,早已不是记忆里零散的农家果园。昔日庭院里的果树连成了一片梅林,乡间小路修整一新。慕名而来的游客循着梅香进山,采摘渐渐成了乡村的特色景致。藏在深山中的丁香杨梅走出了山野,被送往四面八方,小小的红果也成了山乡增收致富的宝贝。老树年年结果,山野岁岁焕新,这片土地在坚守中慢慢长出了新模样。

山就在眼前,树长在故里。同城相望,却也成了心底一份温柔的牵挂。每年杨梅泛红之时,那缕清甜总能穿透市井喧嚣,唤醒沉睡的童年记忆。

大罗山的杨梅红了一季又一季,酸甜滋味从未改变。这一树树嫣红,是外婆的慈爱,是邻里的温情,是回不去的年少时光,更是奔波岁月里最安稳的念想。风过青山,梅香悠悠,咫尺故乡,便是一生心安。

(作者单位:国家统计局温州调查队)



荔红满庭

方蔓黎 作

八里香

韩永明

五六月间,正是布海镇种瓜农户最忙碌的时节,我们也要赶在这时候进村,开展地块遥感测量调查工作。

车子在平整的乡间公路上行驶,两边的田野一派青翠鲜活的绿色光景。远处的田间地头,一栋挨一栋的日光大棚在阳光下泛着亮光,白色的塑料棚膜格外耀眼,那里便是种植瓜菜的温室。

掀开大棚的帘幕,热浪中夹杂着甜丝丝的瓜香扑面而来,让人瞬间沉浸在馥郁香甜的氛围之中。放眼望去,层层叠叠的瓜藤没过脚踝,层层叠叠的叶子底下,藏着滚圆的小白瓜和绿纹相间的“八里香”西瓜。过

道上方的棚顶挂着一个摘瓜用的吊篮。我们进去时,棚子的主人姜大哥正从里侧的棚子里走出来,吊篮里装满了两桶鲜嫩的碧绿的“八里香”。看到我们来,他热情地招呼道:“来啦,快尝尝,刚开园的香瓜!”

瓜地中间,姜大哥抑制不住兴奋,聊起这些棚瓜便收不住话匣子。去年12月下旬,他就在合作社的暖棚里育了5万多株香瓜苗,今年3月份移栽上棚,两个月的工夫,“五一”假期就开园迎客了。说话间,他掏出手机给我看收款记录,一笔一笔,都是实实在在的进账。这些年来,他靠着大棚瓜菜种植,收入年年攀升,日子越过越红火。

告别姜大哥,我们又赶往下一处地

块。在志会家庭农场的香瓜大棚里,负责人孙丽正俯身查看瓜苗长势,轻拨枝叶检查根系,并认真记录温湿度数据,每一个动作都格外细致。她说:“咱们的香瓜口感好、品质高,还没上市就有不少客商提前预订,销路完全不用愁。靠着一棚棚瓜菜,我们的生活就像这香瓜一样,越过越甜。”说话期间,她的手机响了好几回,都是收瓜的客户打来的催单电话。

我蹲在田垄上观察棚里的滴灌管,管子上挂着一行行细密的水珠,均匀地滋润着根部的土壤。看我在打量这些设施,孙丽介绍道:“政府非常支持我们,帮着上设施,找专家,这些年把水肥一体化、智能温控等技术都引进了棚里,干起活儿来省心省力。产量上去

了,瓜果口感更好了,客户上门收购,价钱也比以前高多了。”

从布海镇归来时,天色已近傍晚,夕阳给田间地的大棚镀上了一层暖红色。我望着窗外的景色,内心感到无比踏实。今天遥感测量走过的每一块图斑、每一个地块,都有了具体而生动的模样——那栋栋大棚,那青翠的“八里香”,那滴灌管上细密的水珠,还有姜大哥手机里一笔笔实实在在的收款记录。电脑屏幕上的图斑,不过是一些规则的色块,可当你真正站到它们面前,才会知道这片黑土地里藏着热浪、藏着瓜香,藏着老乡们起早贪黑的忙碌,更藏着他们丰收时的笑脸。

(作者单位:国家统计局德惠调查队)

夏至檐风

钱亚

风掠过屋檐时,我才惊觉,这一日的白昼已长到了极致。日光漫过池州的街巷,把初夏的城市轮廓铺得绵长又清亮。

池州的夏至,是被晨光与荷风一同拉长的。清晨五点,天光便彻亮如昼,空气里裹着百荷塘的清润,混着老城区栀子花开的甜香,软乎乎地拂在肩头。老巷里的早点摊早已腾起热气,蒸笼掀开的白雾里,裹着池州小粳的焦香、豆浆的醇厚,也藏着市井人家晨起的安稳与盼头。那时的我还不知道,往后的许

多个夏至,我都会这样背着调查包走进晨光里。鞋底踏在秀山门旁的青石板上,凉意顺着纹路漫上来,悄悄压下了盛夏初至的燥热。

小时候最盼夏至时节。奶奶总说,吃过夏至面,一天短一线。她会亲手擀出筋道的细面,焯过凉水,配上刚切的脆嫩黄瓜丝、鲜香蒜泥,再浇一勺自家酿的香醋。一碗凉面下肚,满身暑气便散了大半。那时的夏日悠长又缓慢,我坐在老家屋檐下写字,鸟鸣在枝头此起彼伏。奶奶摇着蒲扇坐在身旁,目光温柔地落在我的笔尖,时不时抬手,轻轻拭去我额角的薄汗。

后来我走上统计调查岗位,夏至日头最烈,午后的柏油路被晒得泛着柔光,迎面而来的风都带着热浪,我戴着草帽奔走在各个农贸市场、商超门店,逐笔询问菜价、肉价、日用百货价格。身旁摊主的冰柜冒着丝丝白气,我却无暇停歇,只握着笔认真记录。等忙完半晌抬头,才发觉汗水早已浸透了帽檐,顺着脸颊滑落,在调查笔录上晕开浅浅的痕迹。

也有难得的闲适时分,和同事沿着清溪河畔漫步。夏至的晚风带着暖意,将发丝吹得轻扬,芦苇丛里偶尔惊起水鸟,扑棱棱掠过水面。路边

老人摇着蒲扇对弈,孩童追着流萤奔跑,笑声落在河面,漾开细碎的波光。我们聊着采价时的见闻,聊着商户家的新菜品,聊着数据背后藏着的市井烟火。那一刻,白日的燥热与疲惫,都被晚风悄悄揉碎,融进这温润的夜色里。

原来夏至从不止是一个节气,它有白昼最长的热烈坦荡,有荷香蛙鸣的生机盎然,更有藏在市井烟火里的温柔与安稳。每一组价格、每一笔数据,都连着民生冷暖,记着市井变迁,藏着池州这座小城最真实的烟火温度。

(作者单位:国家统计局池州调查队)